

# 號外



價賣樓成為近月最HIT的話題，至於那個單位值不值那個天價，就真是見仁見智了。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人，為了一個安樂窩、一個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，花盡心思。但何謂安樂窩呢？或者只是以鐵片、瓦磚砌成的天台屋，便足以跟天價豪宅門自在，又或者騎劫一個泊車位，將它化作暫時的後花園，已夠滿足。其實，任何空間都可以成為最舒服最好玩的居住空間，就像互聯網上的my space，可以任你配置裝潢，只視乎你幾有創意。11月號的《號外》就走訪了幾個有趣的自住空間，其中香港以往隨處可見的天台屋，亦有可細味之處。

• 圖、文節錄自《號外》11月號 • Text by Tiffany • Assistance by Esther • Photo by 《Portraits from Above》 by MCCC Creations



# 自想空間 my space

香港，一個彈丸之地。

地少人多，家居是聞名中外的小，呎價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貴。

從過去到現在，住屋一直是政府需要應付的棘手問題，也是每代香港人的一個沉重負擔。而住屋問題又關乎到城市規劃，城市規劃又涉及經濟發展。一個問題又衍生另一個問題，千絲萬縷，沒完沒了，就像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。

橫向空間非常有限，移山填海，也不是說做便做，向高空發展成了造就更多可用空間的最折衷方法，加上技術進步，令建築物愈建愈高，因此出產了唯香港獨有的「創時代」產物—屏風樓，近日更聽見三十多層的建築物可以出現「88樓」的荒謬情況。每個香港人彷彿被潛移默化：人總要仰望高處，任你身處社會哪一階層。

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中上家庭，為了自置物業無所不用其



極，窮一生精力也要供滿那個數百呎的單位，內心憧憬有天更上一層樓，搬高一層，就好像連帶社會地位也提升一格的模樣。

即使是弱勢社群，住廬屋、寮屋、徙置區，夢想也不離一個「高」字，希望及早「上樓」。早於五六十年代，人們已借

助混凝土、磚、木材、鐵片，甚至是簡單物料，在大廈天台搭

建暫時建築物作緩衝住所，而這些天台屋，已成了貧窮家庭的

其中一個居住象徵，編寫了香港居住情況的部份歷史。

根據最近公布的數據當中，香港是全球最先進經濟發展地區中，貧富懸殊情況最嚴重的地方，堅尼系數達到43.4。這邊廂有人以七萬多元的呎價購買豪宅，那邊廂，便有貧窮家庭生活在破落的舊式天台屋裡頭。

大家都知道天台屋涉及僭建和違法的問題，但現行法例卻存在很多灰色地帶，以及一些諷刺的政策，教人摸不著頭

腦。同時政府亦沒有就天台戶作出有系統的分析和調查，但

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，就是目前的天台戶都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，大部份未能融入香港的主流社會生活，他

們包括了中國內地、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的新移民等等。

他們背後各有故事。即使是最弱勢社群，住廬屋、寮屋、徙置區，夢想也不離一個「高」字，希望及早「上樓」。早於五六十年代，人們已借

助混凝土、磚、木材、鐵片，甚至是簡單物料，在大廈天台搭

建暫時建築物作緩衝住所，而這些天台屋，已成了貧窮家庭的

其中一個居住象徵，編寫了香港居住情況的部份歷史。

根據最近公布的數據當中，香港是全球最先進經濟發展地區中，貧富懸殊情況最嚴重的地方，堅尼系數達到43.4。這邊廂有人以七萬多元的呎價購買豪宅，那邊廂，便有貧窮家庭生活在破落的舊式天台屋裡頭。

大家都知道天台屋涉及僭建和違法的問題，但現行法例卻存在很多灰色地帶，以及一些諷刺的政策，教人摸不著頭

腦。同時政府亦沒有就天台戶作出有系統的分析和調查，但

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，就是目前的天台戶都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弱勢社群，大部份未能融入香港的主流社會生活，他

們包括了中國內地、南亞及東南亞少數族裔的新移民等等。

他們背後各有故事。

述了這些移民香港的弱勢社群的故事；STEFAN CANHAM就以照片記錄了二十多個天台屋的室內細節，他們的合作項目更取得2008年第五屆國際包浩斯獎（三獎），並輯錄成一部名為《樓上風光—香港天台窩》（《PORTRAITS FROM ABOVE—HONG KONG'S INFORMAL ROOFTOP COMMUNITIES》）的書。而早前香港歌德學院及光影作坊合辦了同名展覽，展示他們的作品，讓我們看到攝影師和建築師詮釋的天台屋空間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。

實上，我們去了五座大廈中，有三座年底就會被拆毀。在資料搜集時，我去了那些人們為自己建造和設計的不正式的空間。作為一個建築師，我被屋頂那些複雜的結構所震懾。我們去的很多小屋不單展示了運用空間的精巧，也示範了如何可以盡可能地利用手上的東西和資源。香港充滿了千篇一律而沉悶的住宅，天台屋是一個新鮮的發現。

C：你對天台屋的首個印象如何？

R：八歲以前我都是在香港生活的。我從父母和親戚口中聽到有關天台屋，在做這個項目之前，我從來都沒有參觀過。我們在做資料搜集時，幾乎我聊過的所有人都知道有天台屋這回事，但沒有人可以提供深入的資料。每個人都給我警告，都是說天台屋危險又骯髒，混亂不堪，而且有很多罪犯和吸菸者住著。在歷時三個月的實地資料搜集，我們發現天台屋和其住客都跟大眾的想法有很大的對比。我們第一次去參觀的天台屋是最大的，大概有三十伙。我沒有預計過天台屋會是這麼大型的。當時我們立即迷失了方向。走在走廊上，它更像一條村，不過是在九層之上。

C：在這些天台屋生活，可以預計生活環境是挺惡劣的。你們接觸那些住客時，他們的實際生活是否如我們想像的一樣？他們生活得快樂嗎？

S：我們要小心概括天台生活。的確，我們探訪的一些天台屋的狀況是很差的，但其他的都保養得不錯，而且可以正常地運作。我們在觀塘遇見過一些年長的住客，他們居住在一個充滿病態的環境，只是單純地等待大型重建計劃的來臨。而當那天真的來臨時，他們就會被送走，但目的地還是未知的。然而，在深水埗和大角咀的屋頂上，我們遇到了很多努力工作的年輕人。他們支持自己的家庭並小心地保養天台屋。當然，如果有一個更大、更好的單位，他們一定會更開心，也不再在被勒令遷出的威脅下度日。但他們利用手裡不足的資源而創造出來的東西，卻是十分難得的。我相信，快樂和有一些要令自己生活得更好的理想是有關係的。快樂和跟希望成正比的。

R：假設所有的天台屋都是惡劣的居住環境是不公平的。我們遇見了很多不同的住客，有些的確不喜歡自己的居住環境，有些卻寧願住天台屋也不想住普通的單位。我不認為有人可以就實質的空間和快樂的關係得出一個絕對的結論。我們更經常地聽到住戶對於普遍地缺乏住宅選擇而不快：有些人住在屋頂之上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，更有一些甚至不被准許住在自己的屋頂小屋——即使他們想。

C：STEFAN的攝影作品當中，有些照片是黑白的，有些是彩色的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？

S：你看黑白照時和看彩色照的時候，並不一樣。黑白強調東西的結構，會更進一步地從三維的現實中分離。然後你翻到彩色的一頁時，它看起來更近、更真。所以當你翻著一本書時，你要一直調整閱讀的模式。我喜歡一些複雜的藝術作品，複雜代表它們承載著更多資訊。我喜歡那些不會讓你太容易地抽離的作品。

C：你的作品探討都市空間的運用。可以談談當中的美學嗎？

S：我時常從Walker Evans 這些會精準的描述事實地拍攝的人中得到靈感。我想用相片去明白世界在發生甚麼事。對我來說，我不用變得「藝術」。我只是站在相機的後面，然後看。作為一個藝術家，最大的困難是想要太多，時常會太自我的危險。日本攝影師Yutaka Yamashita說得好：「有些人想起照片時，會覺得得到些東西，而不是有些東西被帶走。」我常常會想起這句話。

C：《Portraits from above》是一部紀錄書。但對於這些屋頂和住戶並沒有作出總結？可以說一下你對香港的天台屋的看法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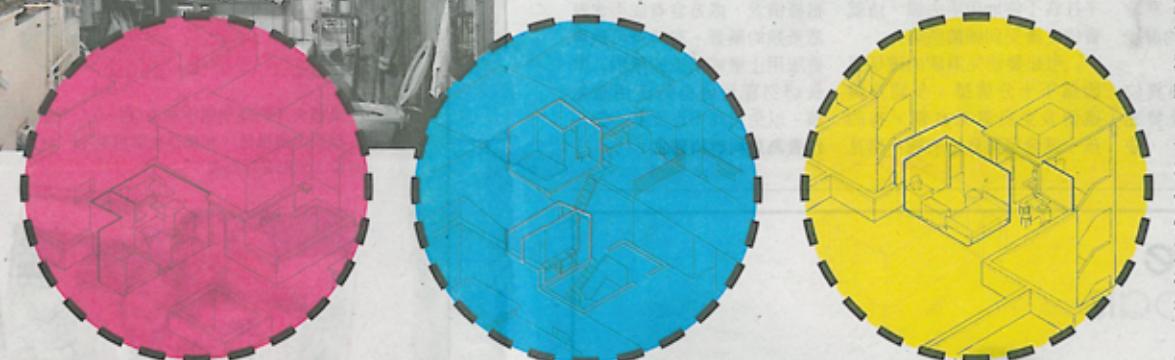
S：在香港，很多人住在屋頂屋，而每個住客都一定有自己的故事。我相信讀者會想在看到結論前，先思考這些故事。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這些屋頂的住戶想在市中心地區、距離自己的公司不遠的地方，有一些可以負擔得起的居住空間。市區重建時應當考慮他們的需要。重建不只是為了那些可以付得起更貴房租的人，也應為著原本的居民設想。

R：《Portraits from above》是我們嘗試把香港獨特又迷人的一面看得很近又細。希望這能吸引其他人也去發現城市的其他方面。

C：從室內設計師看來，「空間」或許是和創意、創造有關連。那麼，在你們眼中，「空間」又是甚麼呢？

S：空間之於我是一個人類努力的紀錄。我是在說家裡的空間、家。我對那些正式、被設計了的空間沒興趣，我從那裡看不到些甚麼。我喜歡去別人的家，看他們如何規劃和修飾自己的空間。我喜歡知道甚麼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，也想看他們如何佈置自己的周圍，又看他們擁有的是甚麼。探訪一個人的家就好像在看他的自傳。可以是非常感人的，也可以激發創意。

R：空間影響並塑造我們每日的生活。理論上，反方向也是對的：我們應該有能力去塑造我們周圍的空間。我想有關「空間」的對話對於催生身份和歸屬感是很重要的。但可惜事實上，「空間」在本質上與政治和權力扯上關係，現在只有當權者才有能力這樣做。大多數人都只是屈服於規定了的空間並適應。



早前香港歌德學院及光影作坊合辦《樓上風光—香港天台窩》展覽，展示攝影師和建築師詮釋的天台屋空間。

#### STEFAN CANHAM小檔案(圖右)

1968年英格蘭出生，於德國漢堡的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KUNSTE修讀電影，1995年當上自由工作者，拍攝紀錄照片和電視節目。其作品多關於都市空間的運用，特別專注於邊緣群體及各種自建住屋的課題。他的德國流動佔屋文化(Squatter culture)記錄照片，入選2004年第三屆國際包浩斯獎，亦於2006年輯錄成書《BAUWAGEN/MOBILE SQUATTERS》。現居於漢堡。

#### RUFINA WU小檔案(圖左)

1980年出生香港，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取得環境研究及建築學位。建築學學士論文《三峽公社》和建築學碩士論文《北京地下》，分別於2006年及2008年取得美國建築師學會獎章。研究興趣集中在非正式住屋方式，與急速的都市發展及人口流動相關的課題。在香港、溫哥華和多倫多三地生活。

